



與你長相守

一樓的老王，孤身一人，無兒無女，是個鳥兒迷。老王養了許多漂亮的鳥兒，有虎皮鸚鵡、牡丹鸚鵡、畫眉、鴿子等。不過，老王最鍾愛的鳥，卻是一只黑不溜秋的八哥。八哥的外表，實在比不上鸚鵡，兩只細長的爪子，頭上還掉了些羽毛，斑斑駁駁的；但八哥能說話，且能模仿幾種版本的聲音，蒼老的、稚氣的、女高音、男低音……每天早上，當老王揭開蒙在鳥籠上的黑布，八哥會以啞啞的嗓音說：“喝水啦，吃藥啦……”老王

得到指令，會乖乖地喝一杯水，再吃上一粒降壓片。

老王吃了藥，照例提着八哥去公園。草地上，早坐滿了來遛鳥的人。老王的八哥一到，立馬成爲焦點。八哥會以女童清脆的嗓音唱歌：“早上起來空氣好，噢噢……”那是樓下的一個小女孩兒天天對着籠子唱歌，久而久之，八哥就學會了。

一個大腹便便、老闆模樣的中年人來晨練，經過籠前，看到這只八哥，嘆爲奇事，看得發呆。問老王：“您這只八哥，賣不？”老王說：“不賣。”“五千塊，賣不？”老王搖頭。“一萬？”“多少錢也不賣！”老王加重了語氣。中年人看了又看，悻悻地走了。

周圍人說老王：“這價錢夠可以了，你幹嗎這樣死心眼？你會馴鳥，再買一只馴馴不就行了嗎？”老王不語，望着楊樹垂下的撲穗兒發呆，一會兒，似自言自語：“又要七夕

了……”

七夕那天，一大早，老王就提了幾樣點心，還有那只八哥，往墓園走。他去看望長眠于地下的老婆。

老王的老婆，去世已四年了，墓前，老王親手植下的柏樹，如今已長成一米高。

老王在墓前仔細地掃出一塊淨地，把點心果子擺上，喃喃地對老婆說：“吃吧，這都是你平時愛吃的。”

墓前掠過一陣清風，把鋪在地上的紙吹得“呼啦啦”響。忽然聽到那只八哥叫：“喝水啦，吃藥啦！”是老婆的聲音。老王看看那只八哥，再看看老婆的墓碑，淚突然就流了下來：“喝了，吃了，你天天在提醒我，怎麼會忘？”

老王血質稠，血壓高，老婆在世時，每天早上都叫他空腹喝杯水，再吃一粒降壓片。前幾年，老婆病重，眼看要辭世，唯一讓她放心不下的，是老王。老王記性不好，她走了，誰來提醒他喝水吃藥？老婆往陽臺上看，看見了那只巧嘴的八哥。於是，每天早上，一掀籠子，老婆就對着八哥說：“喝水啦，吃藥啦。”看着八哥學會了說這兩句話，老婆才安詳地閉了眼。

老婆走了，但她的聲音仍在，每天早上，會按時響起：“喝水啦，吃藥啦！”

她以這種方式，在塵世，與他長相守。
作者：梁凌



日子怎麼過

翻譯家朱生豪愛吃糖也愛看電影。有一次，他看了一場很掃興的電影，不但連糖也不想買了，還很沮喪地吐出了心里的鬱悶：“二三十家電影院連一張好片子都沒有，日子怎麼過啊？”

日子怎麼過？幾乎每個人都會面臨這樣的困惑。可愛的翻譯家拋出問題，讓我們看到他對精神世界有極高的追求，同時用行動給出了自己的答案。二十四歲的朱生豪爽快地接受了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任務。完成《威尼斯商人》譯文後，他迫不及待地與戀人宋清如分享：“把普通的東西翻到那地步，已經不容易。莎士比亞能譯到這樣，尤其難得，那樣俏皮，那樣幽默，我相信你一定沒有見到過。”語氣宛若“笑響點亮了四面風”。事實上，家境貧寒的朱生豪，常常連買糖的錢都沒有，但因從事這份“前無古人”的事業，總覺得日子被“快樂的夢想”填滿。不但將窮日子過得有情有趣、有滋有味，還生產出滋養後人的精神財富。

小時候，我奶奶說過一句話：“年好過，月好過，日子難過。”人到中年，我覺得這句話特別有深意：年和月，是日子疊加起來的結果。只有把平凡甚至灰暗的每個日子，都塗抹得有聲有色，月才好，年也好了。

一位醫生朋友與我提起過他們醫院的患者家屬，一個中年女人。五年內，她的父母相繼得了重病。掛號、手術、陪護……這樣的流程一年內女人走了八回，讀之前沒怎麼去過醫院的她幾乎崩潰。這邊父母需要照顧，那邊孩子面臨小升初，她又是單位的中層，每天都在負重前行。苦熬了一年，得癌症的母親走了，她自己也患上了帶狀疱疹、胃動力不足、中度抑鬱等疾病。

女人意識到這些問題不僅僅是父母的疾病導致的，還有很多自己給自己的壓力。比如，孩子每天的早飯她親力親爲，工作事無巨細都要操心。她還忘記關心自己的身體，總覺得自己體質很好，透支一下沒關係。看着鏡子里面容蒼白、神色倉皇的自己，她覺得不能再把生活過得這樣緊張和潦草了。往後的日子，給父親做營養餐時，自己也來一份；把孩子送到提供三餐的學校，孩子吃完飯，完成家庭作業再回家。這樣一來，每晚照顧父親洗漱完之後，她還有時間讀幾頁小說給父親聽，就像小時候父親陪伴她一樣。工作中，她也經常“示弱”，把機會留給年輕人，她的人緣反而越來越好。

女人的父親得的是重症腎炎伴有心力衰竭，雖然經常住院，老人的心態卻好了不少：“生了病就怕拖累孩子，現在看女兒吃得下，笑得歡，我的心情也輕鬆了很多。”

我的醫生朋友，經常把這個女人當作榜樣介紹給別的患者家屬：“向她學習，這才是好好過日子該有的樣子。”

作者：王微宇

找到話匣子

在談話這條高速公路上，閒聊就像入口匝道。

進入高速公路的時候，需要通過一個入口匝道，這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區域，你可以在此處加速，隨後並入車流。你不可能在高速公路上一下子趕上別人的車速，就如同不可能與一個陌生人迅速展開深刻而有趣的對話。

“上匝道”的概念可以幫助你理解這種隨意的談話——無目的的玩笑與儀式性的聊天—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尋找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。這種看似空洞的聊天，實際上是微妙的社交試探。

閒聊不需要你做好充分的準備，拿起稿子滔滔不絕地背誦，而是需要輕鬆靈活，對談話過程中出現的新鮮事物、新鮮觀點做出反應。談話開始時，每次講話不要超過1分鐘，如果對方轉換了話題，記得放下自己的話題，投入新話題。傾聽時，既要注意內容，也要注意情緒。願意轉換話題，沉下心來傾聽別人講話，這樣才能發現你們有什麼共同之處。

爲了讓聊天能夠繼續，你需要投入精力，釋放善意、分享信息，推動談話進行下去。閒聊就是這樣運作起來的。你需要踩下油門——拋出一個輕鬆的話題——讓車輪轉起來。就像在網球比賽中，打截擊球要遵循一定的規則，需要雙方配合；你需要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將球擊回，使對方再次擊球。

雖然這樣打不能直接得分，但是你可以觀察對方的球風和技巧（截擊球不能達到直接得分的目的，但打這樣的球並非毫無目的）。同樣地，在閒聊的過程中，你需要發表自己的看法，對方纔有機會回應。閒聊正像是截擊球，是一種安全而穩妥的試探，給雙方一個熱身的機會。

無目的。同樣地，在閒聊的過程中，你需要發表自己的看法，對方纔有機會回應。閒聊正像是截擊球，是一種安全而穩妥的試探，給雙方一個熱身的機會。

[加拿大]克蘿爾·弗來明



短文精選

自明燈

每次看心理學家雙山德爾的書，我都會被深深觸動。他留下了“自明燈”這三個字，意爲“在黑暗中行走時，依靠微弱的光照亮自己的腳下”，而爲點亮黑暗而燃燒的，可能是自己的生命。每個人摸黑前行，靠僅有的燈光照亮腳下的畫面浮現在我眼前。光是想到世上有過他這樣的人，就覺得人生值得走一遭。我之所以相信別人，是因為遇到了讓我覺得

值得相信的人，與他們的關係帶出了我最純潔美好的一面。人的好與壞取決於關係。惡意會牽出惡意，善意則會得到善意的回報。權力會滋生揣摩上意與阿諛奉承，無知會催生出傲慢和自大。我看某人眼不順眼，對方可能覺得我更討人嫌。也許大家都有狡猾卑劣的一面，若想讓自己心中的美好成長壯大，遠離計較得失才是明智之舉。

作者：[日]上野千鶴子 鈴木涼美

更難受的人

有一次，在地鐵站搭乘2號線時，我的正對面坐着祖孫倆。仔細瞧去，小男孩的臉色不太好，奶奶的手里握着一個藥袋，看樣子他們剛去過醫院。

奶奶抬起手，把手輕輕地貼在小孫子的額頭上，笑着說道：“哎，還燒着呢，回家吃晚飯就吃藥。”

小男孩眨着大眼睛答道：“嗯，好像還在燒。可是奶奶，您怎麼知道我不舒服呀？”

看到這一幕，我在腦海里立刻預想了奶奶可能給出的幾個回答，譬如，“人上了年紀之後自然就知道啦”，或者“奶奶當然知道啦”。

結果證明，我草率的猜想完全偏離了答案。

奶奶一邊捋着小孫子那凌亂的劉海，一邊說：“這個嘛，病得更重的人自然能發現那些生病的人呀。”

受過傷的人總是更清楚傷口的深度、寬度以及痛苦的程度。所以，當從他人身上或心里看到與自己類似的傷疤時，受過傷的人更能感同身受。那些長在心里的疤痕給了他們一雙能洞察世間疾苦的眼睛。奶奶想告訴孫子的，也許就是這個道理吧。

[韓]李起周

每逢周末，只要老陳給我打電話，說弄到了三四斤的大鱈目，我就立刻啓程，從北京去天津一飽口福。

老陳今年七十多歲了，比我爸還大十幾歲，我喊他“大爺”，他卻喊我“兄弟”。他開了一輩子飯館，也沒發財。我曾建議他擴大經營規模——以他的手藝，執掌一個二三十桌的飯店，應該問題不大——可他總守着這個三五張桌子的小店。

他熬的魚是一絕，無論是鱈目還是平魚，先煎後熬，用長魚盤一盛，賣相絕佳——薄薄一層紅亮醬汁，蓋着下面的魚，一筷子挑開魚皮，魚肉彷彿白玉。魚盤里沒有一點兒多餘的油，魚身下隱隱有一層湯。最絕的是炸成虎皮的蒜子兒，跟魚一起炖一番，別有滋味兒。把魚肉往白米飯上一鋪，再來一勺魚湯，如果說“朋友”二字有具體的味道，那一定是熬魚拌大米飯的香味——不必推心置腹，但總是相談甚歡，天南海北、世間萬物，好不快活。

每次我去，他總會陪我喝一杯直沽高粱，喝多了他就連串兒地進天津俏皮話，我跟着學了不少。

他父親九十四歲，身體硬朗，每天下午四點準時巡店，拄着一根鐵柺棍兒——我偷偷撿過，倍兒壓手。父親見了他就罵“你個倒霉孩子”，看他百般不順眼。

他有時候被罵急了也發點兒脾氣，摔摔打打的，但是依然給老爺子熬魚、燙酒。只是

做給老爺子的魚都是小魚，幾條小雜魚，都是事先燒好了的。老爺子一邊罵一邊吃，吃完了就自己拄着鐵柺棍兒回家，也不用扶。

我有一次遇到了就取笑他：“爺爺脾氣可夠大的，這罵人的勁頭！”

“我七十三了。”他抽了一口煙，“還有人罵我兩句倒霉孩子……”後面的話他沒說下去，我也懂。

“他以前在街面兒上也是有一號的，年輕的時候在河上跑船，你看他那根鐵柺棍兒，以前面藏着劍呢。”

“他這一輩子就愛吃熬魚。好嘛，以前他熬魚，那大鱈目，十來斤。現在可沒有啦，有也吃不起。”他比畫着說，“我沒什麼本事，這輩子也就跟他學了個熬魚，他的其他本事我不愛學，也學不會。他也看不上我，我呢也這把年紀了，除

了開飯館，什麼也不會。”他有一句沒一句地抱怨着，可面兒上笑嘻嘻的。

後來他的飯館停業了一陣子，我才知道他父親得阿爾茲海默病了，臥床了很久，他索性把飯館關了，去照顧父親。春節我給他打電話

拜年，他很驚喜，說：“兄弟，你哪天來，趁過年，來咱家，我給你熬魚。”我問起老爺子的情況，他說：“唉，人都有這一天，伺候着唄。”我說：“過幾天我從山東路過天津，去您那拐個彎兒。”他說：“好嘞兄弟，我等着你。”可一直到了夏天，我才因公去了一次天津。順便路過他的小店，一看竟然開着門。他頭髮白了很多，正在收拾一條四五斤的大鱈目，我喊了一聲“大爺”。他猛地轉過身來，



熬魚

看着我，憋了好半天才說：“你來了？”

我說：“來辦點事兒，順道來看看您。”

他說：“好，還想着我這個老哥哥。”

“我不想您，也得想您的熬魚啊。”我看看那條大魚直流口水，“我這還趕上了。”

他搖搖頭：“兄弟，今兒這魚你吃不上了。”

我說：“怎麼的，被人訂了？”

他搖搖頭，指了指里屋。

那九十多歲的老爺子，一身長袍馬褂，戴着禮帽，手持鐵柺棍兒，端坐着，面前擺着一桌子菜。他看到我來，點了點頭，算是打招呼。

我吃驚地問老陳：“這……老爺子好了？”

老陳搖搖頭，說：“他早上突然從床上起來，說要吃熬魚。自己換了衣裳，點了菜，一路走過來。”

我心里迸出四個字——回光返照，但是我們都沒說出口。

他說：“兒孫都在外地，也都通知到了。不知道趕不趕得上。”

“倒霉孩子！熬魚呢？”老爺子在屋裏罵了一句，我跟老陳趕緊進去。

老爺子招招手讓老陳過去，老陳把熬鱈目魚擺在桌上，彎腰蹲在他跟前。他吃了一筷子魚，伸手摸了摸老陳的頭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“寶貝兒，你是個好孩子。”

我眼看著七十五歲的老陳眼淚不要錢似地流下來。
作者：鐵魚